

【原乡切片】

我的家乡在东明

□高贵华

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，一路蜿蜒曲折，荡气回肠，奔腾入海。在九曲黄河最后一个大弯的后面，正是我的家乡，东明。

我站在黄河大堤上驻足凝望，河水如一条白练，浩浩荡荡折向东北，日夜不息。大堤两侧，绿意盎然，一片繁华。绿，孕育了生命，水，点化了灵魂。黄河内外的水和绿酝酿着万千气象，让人心驰神往。

东明小城安卧在黄河之畔，傍水而生，也因河而兴，是黄河入鲁第一县。我就出生在这片土地上一个叫高堂的小村庄。年少时，我目睹父母每天面朝黄土的辛劳，每晚在煤油灯下熏得鼻孔发黑，每天吃着红薯面粉擀成的苦涩面条，便一门心思离开贫苦的家乡，到未知的世界干一番大事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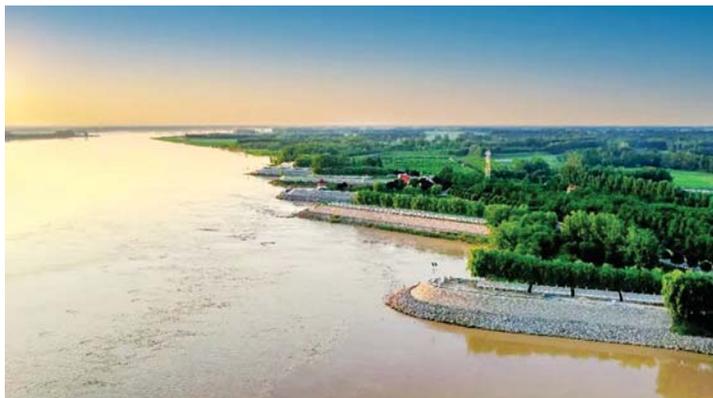
大学毕业后，我在山东半岛的一家报社上班。一次同事聚餐，主编问我是哪里人。我没敢说东明，而是报了菏泽。我是担心东明作为一个小县城，籍籍无名，怕他不熟悉，用菏泽代替了我的故乡。主编听了后说：“菏泽是个好地方，钟灵毓秀，人文蔚起，牡丹还是很出名的。另外，菏泽下面的东明县，还是庄子故里呢。”

作为半个文化人，我第一次听到外地人说起家乡还有这样一位名人。我为我的无知和浅薄，感到羞愧。我似乎记得，初中时学校发过一本叫《我的家乡在东明》的小册子，书里好像有庄子的

故事。但那个时候，老师说这是课外读物，中考时考不到这些内容，我就没有太在意。

那次聚餐后，我开始关注庄子，了解家乡。我从网上下载了《庄子》一书，并用B5纸张打印出来方便携带。偶有闲暇，我便拿起来阅读。这一读可不要紧，书中内容深深吸引了我。《庄子》数篇文章，微言大义，语言华美，汪洋恣肆，堪称中国散文鼻祖。最主要的是，书中处处充满了道法合一的哲理性，引人深思，令人叫绝。想不到，我的这位老乡，竟然是如此心胸超脱且才思不凡的文化巨擘。

此后，凡有文人雅士相聚唱和，我总不会忘记推介这位来自家乡的名人。我的行囊里，打印的《庄子》不断更换成新的版本。出门在外，公交车、地铁站，或是闲来无事，我常手不释卷，读得津津有味。每次回到老家，看到东明两个字时，浓烈的家乡情油然而生。与之相随，是一种契合老庄思想的文风诗意，不断地在心头泛起微澜。



这几年，我的足迹遍布东明全境的每一个乡镇，只为认识故里，发掘民俗，充实自己。我踏着前人的脚步，一次次在黄河边、庄稼地，乃至古老村落的小巷中踟蹰徘徊。慢慢，一幅千年古县的历史画卷，在我面前徐徐展开。她如此辉煌厚重，缤纷多彩。公元八年，王莽新朝改东昏为东明，东明县名始得于此，屈指一算已有两千多年。此后，东明县因黄河水患频仍，几设几废，归属不一，但东明一名赓续相传。故乡的黄土在不断叠加的岁月里焕发着生机，孕育着希望。

华夏母亲河几经迁徙，流淌不息，虽多次决口，给家乡人带来数不尽的灾难，但河水却实实在在地滋养了历代先人，灌溉良田无数。东明犹如黄沙里掩埋的一颗明珠，春风吹尽，光芒如新。如今黄河安澜，大堤两侧风光旖旎；居民建迁，河滩之上庄稼繁密，处处洋溢着美丽乡村的动人气息。

几年来，我阅读着家乡的历史，目睹这座小城的蓬勃生长，在前不久举办的庄子生平思想研讨会上，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东明，谈庄子，论发展，欣赏大地风物，品尝地方美食。

曾有人问我：这辈子还会离开家乡吗？我说：“我的根在东明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我都是东明人。”先人庄周为吏于漆园，终老于东明。今生与庄子为伴，岂不美哉，快哉！

（本文作者为东明人，农民，菏泽市作协会员）

（本文作者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、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）

（本文作者为东明人，农民，菏泽市作协会员）

（本文作者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、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）

（本文作者为东明人，农民，菏泽市作协会员）

初冬煮茶

□岳灿

初冬时节，天高云淡，寒风渐起。此时，最适合在家中煮一壶香茗。古人云：“寒夜客来茶当酒，竹炉汤沸火初红。”

我喜欢在初冬的午后，坐在窗前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身上，暖洋洋的。桌上摆放一套精致的茶具，还有一壶刚烧开水。取出一包绿茶，一股淡淡清香扑鼻而来。将茶叶放入茶杯，倒入热水，茶叶在水中翻滚着，慢慢舒展开来，散发出更加浓郁的香气。看着杯中的茶叶，不禁想起唐代陆羽的《茶经》：“茶之为饮，发乎神农氏，闻于鲁周公。”茶，不仅是一种饮品，更是一种精神寄托和文化象征。或许你我已习惯了咖啡和饮料的味道，但偶尔停下脚步，品味一杯清茶，也能感受到那份来自大自然的清新与宁静。

茶，不仅可以独饮，还可以与朋友分享。一天，几位好友来家做客。我们围坐在客厅里聊天、品茶。那天我们谈论了许多话题，从工作到生活再到梦想，每个人畅所欲言。虽然外面的天气很冷，但大伙儿的心却因为彼此的陪伴而变得温暖。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到了“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”的喜悦之情，如今回想起那个初冬的日子，心中依然充满感慨。那时，我们很年轻，对未来充满期待和憧憬，而现在，各自忙碌着自己的生活。无论时间如何流转，那些曾经的美好记忆，总在那杯茶里。

初冬煮茶不仅是种生活方式，更是一种心灵的修行。它让我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片刻宁静与放松，让我学会珍惜眼前的幸福与美好，更让我明白人生的真谛在于简单与纯粹。

（本文作者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、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）

流年芬芳

□王举芳

乡下的老家，有个小小的院子，每到春天，母亲便在院子的空地上撒下各种各样的花种。几许春风，几场春雨，院子的墙角旮旯全都冒出来丝丝的嫩芽，仿佛星星眼，好奇地看着这个神奇的世界。

天气暖起来了，杂七杂八的植物，按着自己的季节，开出或碎小或雍容的花朵。

劳累一天的母亲，喜欢在晚饭后搬了小凳坐在廊前，安静不语。我也学着母亲的样子，搬来小凳坐在母亲身边。母亲闭起眼睛，我也闭起眼睛，一会儿马上睁开，母亲还闭着眼睛。我禁不住问：“妈妈，你在干什么？”

母亲睁开眼睛，抚着我的头说：“我在闻花香啊。”我耸动鼻子使劲闻，除了闻到一些泥土的气息，哪里有花香的味道？

今天想来，是母亲心灵的芬芳浸透了小院的泥土。

移居城市，母亲也跟我们进了城。小小的楼房，找不到一丝泥土的痕迹。我知道母亲喜欢花，买了几盆桂花、茉莉放在阳台。春夏之交，桂花先开，轻风吹拂，便有淡淡的清香飘进室内，却不见母亲在乡下闻花香那般陶醉的样子。

我说：“风动桂花香。这桂花香，淡淡的，真好，闻着感觉自己都安静

古雅了呢。”

“能闻到的花香怎能算是真香呢？”母亲轻轻说。

那年坐车路过故乡，我特意回了老家，是个阳光晒热的夏天。打开院门的一刹那，我惊呆了，满院子的花，甚至淹没了院子中间那条通向房门的路。

原来，你撒下几颗花种，收获的是经久不息的芬芳。

我摘下几朵花，轻嗅，啊，香极了，甚至陶醉了，那些童年所有的记忆随着香气出现在我眼前。猛然想起：外婆也是爱花的人，母亲的童年也是在花香中度过的。

小心地摘下几朵花，连同小小的枝叶。我要带回家制成标本，让它芬芳流年时光。

后来，母亲病逝，失掉工作，心情极度落寞悲伤，便移走了家里所有的花，因为它们的花香让我心痛。

那天在阳台独坐，忽听对门邻居说：“看，我种的金鱼草开花了！真香！”

此时的我，忽然释然了——逃避伤痛不亚于掩耳盗铃，就像花香，藏在每一缕风里，任你怎样躲都躲不开。

那就坐下来闻一闻花香吧，让伤痛记忆、沧桑变化，开成一朵花，清香我们的灵魂和生活。

（本文作者为新泰人，泰安作协签约作家）

那棵树，那个人，那座城

□张伟超

在外漂泊的岁月中，每当我在异乡与那些年长的朋友谈及山东的水果，他们总会脱口而出“莱阳梨”三个字，仿佛那是他们心中关于山东最深刻的印记。而我与莱阳梨的缘分，起始于一次探亲之旅。

那时，我陪伴家中长辈，一同前往莱阳探望舅舅。此前，家人们已多年未曾谋面。穿过曲折的小巷，转过街角，舅舅的身影映入眼帘。他踮着脚尖，远远地望见我们，兴奋地挥舞着双手。到了屋里，家中长辈与舅舅沉浸于对往事的回忆中，这些回忆有时会有我的身影，只是那时我年岁尚小，对回忆中的场景，已是无比模糊。见我似是有些无聊，舅舅便从桌上拿起一只梨，递到了我的手中。

那梨表皮的粗糙与点点的锈斑让我有些迟疑，但当我鼓起勇气咬下第一口，细嫩且充满汁水的果肉，伴随着清脆而甜美的口感，瞬间让我为之倾倒。“这梨真好吃”，我赞叹着向舅舅表达感谢，舅舅只是莞尔一笑，没有多言。

那次探亲之旅，不仅让我见到了久违的舅舅，更让我对莱阳梨有了深刻的记忆。从那以后，每逢秋季，便会想起那清脆可口的莱阳梨，可想到自己无法品尝到正宗的莱阳梨时，内心又不免泛起一股遗憾。未曾想，有一年秋天，我意外地收到一份快递。拆开包裹，一股丰盈的香气迎面扑来，映入眼帘的是满满一筐排列得整整齐齐的莱阳梨。那一刻，舅舅的关爱，顺畅地穿越了空间的阻隔，让那梨香更加馥郁了几分。

以往，我常听家中长辈提及，在我稚嫩

的童年时光里，舅舅是如何牵着我漫步在大街小巷，挑选着精美的糖果，讲述着奇幻的故事。然而，那些珍贵的记忆片段，虽根固在长辈的记忆中，却在我的脑海里逐渐模糊。看到这满满一筐的莱阳梨，我才真正感受到了舅舅那份具体而深切的亲近。

然而，去年的一次意外使舅舅的腿部受伤，行走已是无比艰难。我心里一直想着舅舅，但又苦于无缘拜访，因此只能在手机上问候。前阵子，终于有了时间，便带着妻儿，备足礼物，一同前去舅舅家拜访。

舅舅早早站在门口，一只手轻扶门框，以支撑身体，另一只手则微微抬起，向我招着手。我远远便看见舅舅眼中闪烁着期待与喜悦的光芒，那光芒伴随着他缓慢且吃力的步伐，在我内心踩下一阵阵酸楚。

随着舅舅走进院子，一棵梨树矗立在那里，它的枝干虽还粗壮，但树皮早已斑驳，显现出深浅不一的褐色。那些向四周伸展的枝条，因承载了太多季节的更迭与生命的重量，而微微下沉，透露出一种坚忍中的无奈。树根旁，散落着几颗成熟后自然跌落的果实，它们或已干瘪，或仍保留着些许饱满，都静静地躺在大地的怀抱中，与落叶为伴。

看着这棵结满硕果却无人采摘的梨树，我突然意识到，这棵梨树在我上次来访时还未曾存在。此刻，我恍然大悟，为何人们对未曾品尝过的‘莱阳梨’赞不绝口。原来，人们真正赞扬的，不仅仅是那清脆可口的莱阳梨本身，更多的是那座孕育了它的城市、那些培育它的人们，以及他们内心深处那份温柔细腻，却不刻意显露的品质。

（本文作者为青岛市作家协会会员）